

## 活的黑格爾 ——評劉創馥教授的《黑格爾新釋》

劉作\*

如果說康德哲學是一個「蓄水池」，康德之前的哲學都融入到康德哲學之中，康德之後的哲學在不同方面繼承和批判康德，那麼黑格爾哲學被認為，從理性主義的角度進一步發展康德哲學。眾所周知，作為批判哲學，康德要求我們在認識對象之前，考察我們理性的認識能力。也就是說，我們要「認識我們自己」，我們理性的能力的界限在什麼地方。當我們把某些謂詞賦予靈魂、自由以及上帝等超越（transcendent，又譯為「超驗」）對象時，我們應該反思理性是否具有認識它們的能力。如果說，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要求我們審視我們的生活，那麼康德的批判哲學則要求我們對理性進行自我反思。

學術界一般認為，康德之後，費希特、謝林以及黑格爾從理性的角度繼承和發展康德的批判哲學，叔本華等從生存等非理性的角度發展康德哲學。一方面，我們把康德與黑格爾放在一起，認為他們分別代表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開端和集大成者。康德之後的德國古典哲學家試圖消除康德的物自身和現象的區分，論證人的理性能夠以認識或者實踐的方式，把握物自身。換句話說，他們肯定康德所否定的智性直觀。另一方

---

\* 劉作，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面，我們以保守主義來解讀黑格爾哲學，認為他是御用哲學家，歌頌當政的普魯士政權。如果黑格爾的哲學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那麼他如何能夠繼承和發展批判哲學呢？畢竟理性的自我批判要突破封閉的體系，更深入地向內發展。

劉創馥教授的《黑格爾哲學新釋》對黑格爾哲學進行了重新的解讀，力圖把黑格爾哲學納入批判哲學的視域之內。他把黑格爾哲學理解為一個開放的體系，把批判哲學從純粹理性的批判轉向面向歷史的理性批判。這是這部著作的「新釋」之處，也是其主旨和結論。作為讀者，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這部著作：第一，作者是否做出詳細的論證？第二，作者的結論對黑格爾哲學研究的啟迪何在？

## 壹、開放和反思的系統

康德在給學生講課時，教導學生：理解一個哲學家，要從它的核心概念入手。劉創馥教授正是從黑格爾哲學的一些基本概念來分析它的。首先，劉教授對黑格爾「無限」的解讀。在黑格爾之前，形而上學的對象是靈魂、上帝等無限的概念。正如康德所揭示的，由於這些對象是超越的，脫離了感覺經驗，對他們的認識莫衷一是，導致形而上學是一個混亂的戰場，無法形成一門嚴格的科學。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描述傳統形而上學所面臨的困境，另外也給出擺脫這種困境的方法。在康德那裏，由於人是有限的，沒有智性直觀，所以我們無法認識這些無限的對象。然而，在另一個領域，也就是在實踐的領域，這些無限者可以作為實踐的理念而存在。自由是道德的基礎，上帝和靈魂不死是至善概念的可能性的懸設。康德對這三個傳統的形而上學的對象做了不同的處理。自由可以被證明，同時也可以在經驗中被證實。上帝和靈魂不

死作為信仰放入道德神學之中。由於物自身和現象的區分，它們還是處於現象之外，是一種道德上的應當。這樣無限處於有限的彼岸，二者相互區分。在黑格爾看來，康德沒有堅持批判哲學的原則。康德也承認，理性是一種無條件的原則的能力，然而康德放棄了理性的這種能力，把它下降到知性的抽象的同一性。如果理性的自我批判徹底化，那麼無限就不應當僅僅作為一個彼岸或單純的應當。

在劉教授看來，黑格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把無限看作一個「二階」的範疇。無限並不與有限對立，而是對有限的揚棄。黑格爾在《邏輯學——哲學全書·第一部分》的「存在論」部分系統地討論了無限的概念。在這些討論中，黑格爾並沒有直接說出無限到底是什麼，而是批判過去把無限看作一種在時間上單調的進展，或者如康德那樣把無限看作一種應當的觀點。它們都是把無限有限化，或者說把理性知性化。或許在黑格爾看來，直接規定無限是什麼，有把無限有限化的危險。這給讀者造成理解的不便。劉教授深入地指出「無限性並非有限性的相反，因為它根本不在同一個範疇層次，它是一個把有限事物的有限性作為思維和反省對象的範疇」。(劉創馥，2014：50) 這種反省就是揚棄有限事物的片面性，反思其根據，達到事物的概念。這正是黑格爾所說的「真正的無限是在它的他物中同時也在它自身，或作為過程來表述，是在它的他物中同時也達到它自身」。(黑格爾，2002：183)

在黑格爾那裏，哲學以無限作為其根本的概念。其思辨哲學的「思辨」是什麼含義呢？在康德那裏，思辨是指理性超越經驗的範圍，試圖認識超越的對象的思維方式。正如劉教授所指出的「一般對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理解，多以為它不懂人類理性的有限，實在根本地誤解了其真義」。(劉創馥，2014：56) 學術界認為黑格爾進一步發展康德的批判哲學，如果黑格爾認為理性是沒有限制的，可以直接認識物自身，那麼我

們又有什麼理由認為黑格爾繼承康德呢？如果我們把無限理解為一種反思的思維方式，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把思辨哲學神秘化，理解為以上帝的眼光來直觀實在，而應該理解為一種「思維的思維」或者「自我反思」。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學術界對黑格爾「思辨」的神秘化理解有文本根據，黑格爾明確地說過「我們必須把思辨東西理解為過去特別在宗教意識及其內容方面習慣於稱為神秘真理的那種東西」。(黑格爾，2002：161) 接著閱讀下去，我們會發現，黑格爾強調的是，對於知性來說，思辨的東西才是神秘的東西，因為知性堅持的是片面的立場。由於思辨揚棄了知性的片面性，所以黑格爾得出結論：當我們說思辨的東西是神秘時「但這只是說，理性東西超出知性範圍，而絕不是說，理性東西根本被視為思維所不能認識和理解的」。(黑格爾，2002：162) 知性堅持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這也是我們日常思維所習慣的。知性的思維方式總會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理性則對知性的立場進行反思，揚棄其片面性，將其對立面包含在自身之內，達到新的肯定。這種揚棄達到新的層次，是一種自我否定。劉教授把理性的能力解釋為一種不固守任何確定立場的「務虛」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就在於不斷地反思和前進，這種反思是分析和綜合的統一，揚棄知性的片面性，追尋其根據。

學術界一般承認，黑格爾的哲學體系是一種整體主義，堅持的是融貫論。劉教授對黑格爾無限、思辨以及理性等概念的解讀，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黑格爾堅持整體主義立場的原因。只有在一個整體中，理性才可以不斷地對思維進行自我反思。劉教授的深入之處在於，他指出基礎主義所面臨的困境。基礎主義者意圖仿造幾何學的方法來構建哲學體系，但是，哲學與幾何學不同。幾何學的公理可以在直觀中構建出來，而哲學的前提難以具有幾何學的自明性。劉教授對笛卡爾、斯賓諾莎以及德國觀念論做了詳細的分析。這些分析不僅從研究黑格爾哲學的角度來說

是很深入的，而且對他們本身來說也是鞭辟入裏的。比如他認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無法為哲學提供真正的阿基米德點。因為一方面「清楚明白」是一個含混的標準，另一方面，笛卡爾也意識到「我思故我在」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直觀，而是有其他類似於「思維必然有思維者」的比較強的預設。黑格爾放棄基礎主義，哲學沒有起點，必須自己證明自己，「存在」只是一種進入哲學思維的決心，最完善的「絕對理念」恰恰是概念自我否定的整個過程。

雖然黑格爾總是在強調，日常判斷無法表達真理。但是，他仍然不得不使用判斷來構建他的哲學體系。這也是我們閱讀黑格爾著作覺得很艱澀的原因。劉教授對這個問題做了細致的分析。他以杜辛為代表，批判了主流學術界把黑格爾解讀為同一命題的觀念。劉教授認為黑格爾的命題是一種思辨命題。既然黑格爾認為作為系統的哲學在於概念的運動，任何固定的立場都是片面的，需要不斷地揚棄自身以達到更高的綜合。那麼同一命題就無法解釋黑格爾的這種辯證運動。只有思辨命題才符合黑格爾的要求，解釋主體自己製造自己，同時回復到自身內的過程。劉教授的這種解釋與他對黑格爾哲學的解讀是一貫的。如果說，黑格爾的理性是一種自我反思的能力，那麼它的表達形式命題不可能是我們目前所解釋的同一命題，而應該是思辨命題。思辨命題不是一種類似於當代分析哲學的人工語言，而是通過主詞和謂詞的運動，來對日常判斷的反思。

劉教授對學術界長期忽視的《邏輯學》做出全新的解釋。學術界對黑格爾的研究比較關注其政治倫理學說，而忽視對《邏輯學》的研究。這一方面與它的晦澀有關，另外也與它的內容讓當代人反感有關。黑格爾認為，《邏輯學》中範疇的自我運動是上帝在創世之前的思想，《邏輯學》展現的是一個絕對完整的體系。然而，黑格爾又說，哲學是在思想

中把握的時代。任何哲學家的思想都受到其所處的時代的影響，不可能說出絕對的真理。這種表面的矛盾讓《邏輯學》的影響更為負面。劉教授對這個問題做了創造性的研究，認為《邏輯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是把康德的批判哲學深入到面向歷史的批判的過程。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證：第一，從文本學的角度，《邏輯學》不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黑格爾在世時，曾經多次修改，而且一直有進一步修改的打算；第二，從黑格爾的哲學來看，「永恒」不是一種狀態的無限延長，而是一種把過去揚棄在當下的現在觀。由此《邏輯學》的範疇系統是在不斷變化的，不是僵死不變的。如果黑格爾活到現在，他也會把最近兩百年來哲學、科學及其他學科發展的最新範疇納入到《邏輯學》之內。

為了進一步論證黑格爾哲學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劉教授從兩個方面把黑格爾哲學與當代哲學聯繫起來，說明黑格爾哲學在當代哲學的價值。第一，黑格爾與當代分析哲學的關聯。當代分析哲學一度以反黑格爾為口號，但是分析哲學的發展從還原主義到整體主義，一直到目前黑格爾哲學的復興。這說明黑格爾哲學的原則在當代依然充滿活力。第二，黑格爾對精神領域的解釋在當代人文領域中依然具有價值。與學術界把黑格爾理解為保守主義者不同，劉教授借戴維森的「善解原則」說明黑格爾在把精神領域解釋為自由的發展史時的理論依據。按照劉教授的理解，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那麼作為現實哲學（應用哲學）的精神領域也是開放的。如果說自然界發生的事件由自然因果律支配，那麼我們同樣可以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理解為受自由因果律的支配。否則，我們的理解沒有意義。自然現象的具體規律的修正不會影響因果律的決定地位，同理，人類歷史發生的倒退等不自由的現象也不會改變自由因果律的總體方向。把人類歷史理解為自由的實現史，為我們反思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提供了一個好的視角。

## 貳、餘論

在這裏，筆者提出幾個粗淺的看法與劉教授商榷：第一，黑格爾認為基礎主義的前提難以有自明性，只有一個自我證明的概念整體才是真理，然而，為什麼整體主義就比基礎主義更合適表達真理？難道它不也是一個需要辯護的預設嗎？這個預設是否以某種善的概念為前提？黑格爾似乎對整體主義很樂觀，認為它是一種不需要辯護的方法。第二，在黑格爾之前，康德就把人類歷史理解為自由的發展史。不過，康德把這種歷史觀放在自然目的論的範圍之內。自然目的論是反思判斷力的原則，只起到主觀的調節性的作用。黑格爾的突出之處在於，他用理性取代反思判斷力，自由的歷史不只是一種應當，而是一種必然。筆者認為劉教授強調康德的這種作用會更好。第三，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中，黑格爾強調哲學不能只是「愛智慧」，而應該成為智慧的擁有者。如果我們把黑格爾哲學理解為開放的體系，哲學回復到「愛智慧」的本意，那麼這是否表明，黑格爾自己也面臨著矛盾？他一方面認為，哲學需要不斷地反思和超越固定立場，另一方面，他又試圖構建一個穩固的體系。也許黑格爾自己沒有意識到這種內在的張力。

總而言之，劉教授的「新釋」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黑格爾深化了康德的批判哲學。這部著作文本詳實，論證有力，結論可靠，是一部對黑格爾研究非常深入和有創建性的著作，應該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假如黑格爾活到現在，在讀到劉教授的著作之後，也許他不會感到那麼絕望，畢竟這個世界還是有人了解他。

## 參考文獻

黑格爾（2002）。《邏輯學——哲學全書·第一部分》。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劉創馥（2014）。《黑格爾新釋》。台北：臺大出版中心。